

列傳

南史

卷三十四
至三十九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3

8

35

30

25

20

15

10

文庫11
D 273
8

南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顏延之

子竣 從子師伯

沈懷文

子冲 從兄曇慶

周朗

族孫顯 顯子捨 捨弟子弘正 弘讓 弘直 子確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晉左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為宋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延之慶殊命行至洛陽周視故宮室盡為禾黍悽然詠黍離篇道中作詩二首為謝晦傳亮所賞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周續之隱廬

天輔堂

松田家文庫

48-11047

010190559403

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宮官列單。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杖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為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眾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

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為湛父柳後將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評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為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

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文帝嘗
召延之傳詔頗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
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龔得臣義
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
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
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以訓子
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
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
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暉坐啟買人田不肯還直尚
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
陳聞依傍詔恩抵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
忘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游鬪茸

沈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盼
成強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宴班觴
肆詈上席山海容含每存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
日月彌甚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況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
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耀
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強凌弱免所居官詔可後
爲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
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
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
上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
不與之謂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
爲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

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劾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劾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鞶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基也驕佞敖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贈特進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惠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爲宋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

郎江湛以爲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乃止隨府轉安北領軍北中郎
府主簿初沙門釋僧含精有學義謂竣曰貧道常見讖記當有真
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叙之言遂宣
布聞於文帝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孝武鎮尋陽遷
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文
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任總內外并造
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見唯竣出入
臥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
施行孝武踐祚歷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
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旣隆奏無不可後謝
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
笑答之人言顏竣曠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

臧質等反以竣兼領右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
寧縣界孝武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陽
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
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
周公之子名竣子爲辟疆以比漢侍中辟疆張良之子也先是元
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
孝武卽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
盜鑄者雜以鉛錫竝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
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
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與公沈慶
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
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

依宋書
補三字

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偽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
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慮采山事
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
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
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
空曰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甚不
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
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利
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笑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形式轉
細官錢每出人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
鑄如今之翦鑿者謂之來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
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

謂之綖環錢貴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
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錢皆
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
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人饑竣上言禁楊一月
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
裁論月起爲右將軍卅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
人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
就衣諸體竣藉藩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卽告之後宮內頗
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竝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
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
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下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
史所求旣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

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為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窺覘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啟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為甚。懷挾姦數。包藏隱慝。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內懷猜懼。偽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搆間勲貴。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交震駭。街談道說。非復風聲。宜加顯戮。以昭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頗啟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荅曰。憲司所奏。非

未明本作

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立。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為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彊。徙交州。又於宮亭湖沈殺之。竣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錄事參軍。以兄貴為憂。先竣卒。明帝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與伏事蕃朝。綱繆恩舊。可擢為中書侍郎。與延之第三子也。

顏師伯。字長深。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領軍司馬。晦鎮江陵。請為諮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為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為徐州。辟師伯為主簿。孝武

爲徐州師伯。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
諧敏。進之孝武。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
以主簿送。故孝武鎮尋陽。故文帝請爲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
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孝武故爲長流正佐。帝又
曰。朝廷不能除之。卿可自板。然亦不宜署長流。乃板爲參軍刑獄。
及討元凶。轉主簿。孝武踐祚。以爲黃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
封平都縣子。親幸隆密。群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與
師伯搏。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
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仍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
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
七年。爲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爲吏
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爲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

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諸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
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
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
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愛任如初。孝
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卽位。復
還卽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不
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
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又遷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
朝政。轉師伯爲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右僕射。奪其京尹。
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
與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
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殺。明帝卽

位謚曰荒。

必一作畢
似星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必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領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嘗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玉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洩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孝武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劾大怒。會殷沖救得免。託疾落馬。

王

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驃騎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遷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旣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竟陵王誕

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事圓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日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寔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笑稱善。揚州移會稽，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談言次，稱竣前人才之美。懷文與朗、謝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止恬不悅。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克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懷文又以為言。齊庫上絹，年調鉅萬疋，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一疋，至三二千，綿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等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徧天下。懷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克，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

深臥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故。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怒。作色曰。卿欲效顏峻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峻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旣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孝武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

孝武世。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深。沖。

沖字景綽。涉獵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齊武帝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齊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卽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爲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象。建武中。象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僦白憶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

在東隣家失火疑為人所焚。執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冲，尋卒，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曇慶，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曇慶仕宋，位尚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為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成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叙符氏事，其書傳於世。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祚，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為江夏王義恭

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為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謹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自矜誇。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為廬陵內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解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為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族孫顥。」

秦記

顯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顯七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顯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顯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荅顯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顯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顯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元徽中。詔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齊高帝輔政。爲齊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東宮。顯遷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深見賞遇。顯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顯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顯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常游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顯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顯。換之。顯笑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顯虛席陪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顯曰。卿山中何所食。顯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蓂。文惠太子問顯菜食。何味最勝。顯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顯。卿精進。何如何胤。顯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後卒於官。子捨。

捨字昇逸。幼聰穎，顯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弱冠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從兄綿為剡縣，贓汙不少，藉沒資財，捨乃推宅助焉。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苞講捨，造坐折苞辭，理適逸，由是名為口辯。王亮為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為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梁武帝即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顒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為有公輔器。初，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韜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為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為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皆悅。與人論說，終日不絕，而竟不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閤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為障，壞亦不修。歷侍中、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上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子。初，帝銳意中原，群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

之大通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爲往者南司白濁之効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捨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弟子弘正

弘正字思行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爲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視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日淺不許博士到洽曰周郎弱冠講經豈俟策試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旣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人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旣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爲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卽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卅二繫復詔答之後爲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應流徙救以賜于陞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講武詩降敕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阨在數年當有兵起吾與

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臺城陷，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拜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啟元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戶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為有司所彈，其作達如此。元帝常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為玄宗之冠。及侯景平，僧辯啟送秘府圖籍，敕弘正讐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陝，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不虞悔，無所及。且臣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清間密諫，遂丹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衆中謂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為無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褒知不引納，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聖王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懔乃言：弘正王褒並東人。

仰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是私計。不衆人默然而人情。竝勸遷都。上又曾以後堂大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帝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左右。而闡人也。頗有幹用。故上擢之。及是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邪。上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遁歸建鄴。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宣帝。二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宣帝卽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加扶。太建二年。授尚書右僕射。尋敕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餌彼慈親。再之獸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乎免矣。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忘退。旣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懷文蹈履之地。足以追蹤古烈。孔母致懼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侔儻爲尤。顯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好晴風

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官正。道正。官得。以。今乾。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長死耳。始彭城劉孝。隨兄孝勝在蜀。武陵建號。世子府諮議。代弘讓承聖。初爲國子祭酒。二年。爲。仁威。壘。陳天嘉初。以白衣。大。弘。直字思。而。中。

昔者

之節亦間黨為大開卦父下文排不列其五只染義業幾十門
文韻與之此又以事蠲古原不世延野中丞其痛采矣固問故絲
鑽平矣矣爾自云已辨始被其亦與以此故亦以此絲宜乎
之賊士繼自忘其法以申人之奉自非蠲父之禍次而美
贈外慈賺再之遺四以此為忠無聞前請夫自必其賺必樂人

滯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

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

二十卷行于代子豫玄年十四與俱載入東乘小船度岸見藤花

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豫玄遂得心驚疾次子墳尚書吏

部郎

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

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

今乾以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

隨兄孝勝在蜀武陵建號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並獲譏於

代弘讓承聖初為國子祭酒二年為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命

曰仁威壘陳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梁為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

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懔平原陸綬沛國劉毅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賓縣侯累遷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太建七年卒遺疏氣絕之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又須香煙棺內唯安白布手中麤香鑪而已此外無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文集二十卷子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都官尚書禎明初卒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靈運既以取斃延之亦賢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已者矣士遜援筆數罪陵讎犯難

南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劉湛

庾悅

顧琛

顧覲之

孫憲之

族不登之

仲文

仲文子弘遠

仲文族孫仲容

甄休世嗣
氏南齊書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一作經傳請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並稱其器幹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

南史卷三十五

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爲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騰酒炙車。齎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爲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請。文帝荅義恭曰。吾亦得湛故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荅湛啟。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是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當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佑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授已

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竝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猶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斑獸。故云斑也。遷丹陽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既乖。疊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旣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矣。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十日詔收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曠等從誅。弟素。黃門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曰。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陽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祖義。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爲司徒右長史。桓玄篡位爲中書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竝貧。躋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時衆人竝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旣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將府。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疆濟自立。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預計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爲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嘗優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爲嘲。後爲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居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已志。義康不悅。出爲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爲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爲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

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卽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仲文。

仲文位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仲文徃省之時。晦權重朝士。竝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陽丞。旣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爲吏之道。定於受敕之日矣。名器旣正。則禮亦從之。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爲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仲文

明本作繁

遊二人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仲文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仲文爲人強急。不耐煩。賓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領選。旣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爲有。

司所奏上於仲文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仲文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糾復何以爲政晉武不爲明主斷隔令史遂能奮發華廡見待不輕廢銅累年後起改作城門校尉耳若言仲文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克勳烈昔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有大罪者臣進說便即遠出陛下聖慮反更遲遲於此仲文身上之豐既自過於范擘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群下見陛下顧過既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時仲文自理不諳臺制令史竝言停外非嫌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令史具向仲文說不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

雖是令史出乃遠屬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少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邪孔萬祀居左局言仲文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也文帝猶優遊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與仲文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仲文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史運載樵蘇無輟於道諸見人

明本有
之作二
字

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繁。便復乞之。選用
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
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一有之黃門太尉不正。荅和故得停太尉。近
與仲文疏。欲用德願。見作州西曹。仲文乃啓。用為主簿。即語德願。
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
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
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為丹陽。又以
問尚之。荅言。仲文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
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歲月滋甚。如臣
所聞。天下議論。仲文恒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勢。是
老王雅也。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政。陛下豈可坐損皇家
之重。迷一凡夫。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

明本有
不

啟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不舒達。所
謂雖九死而不悔也。臣謂仲文且外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亦
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疊如山。榮任不損。仲文
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
能以已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
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度仲遠仍嘗作送至新林。見縛
束。猶未得解手。苟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
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荅。甚是所欲。客
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
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
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
令奴酤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帝乃

勝尤者
也

謂

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請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殺之。仲文從弟徽之位。御史中丞徽之子漪。齊邵陵王記室。漪子仲容。仲容字子仲。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官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爲府佐。竝以強學。王所禮接。後爲永康錢唐武康令。竝無績。多被推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

孫生吹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爲尚書左丞。坐推糺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代。

顧琛字弘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倓竝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劉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坐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

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頌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顧頌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為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為刺史，即以琛為會稽太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為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眾，闔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啟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板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啟聞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焉。琛仍為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錢及盜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

卷之三十五

九

是果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後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深之。及琛。吳音不變。深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書。卒於太常。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爲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劉隙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

行脚

曉其意。及義康從廢。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爲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爲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爲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剗腹。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剗剖。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母子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見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後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

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簡子。覬之家門雍穆。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覬之。禁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覬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微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才辭。卒於太子舍人。覬之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托。長吏貧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紀綱營護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

明本
微人

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墾非苟通儻以
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
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卽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已功或禁遏別
道人生理外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
從來喧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乏從豐良由
飢棘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
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
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贏並皆舊格有闕愚恐元懿今啓
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其所欲
舉腹心亦當獸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
爲損益微人一作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於人愚
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
人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卽日不宜於人方來未便於公名
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人
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
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人三五屬官竝惟正百端輸
調又則常然皆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
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
責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
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
不能悛竊尋人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
奇巧所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庶黎之衆心用參差難
卒澄之一作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滂務詳寬簡則稍
自歸淳又被簡符前後累千符旨旣嚴不敢聞信縣簡送郡郡簡

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殊刑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窮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寇擾公私殊燼彌復特甚儻逢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瘠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兖南豫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城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卽命罷屯禁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覲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永明中爲豫章內史在任清簡務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武帝平建鄴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終爲制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旣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還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

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莫以寒水乾飯況
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
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
望祥忌可權安小牀鬻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
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疎怠祠先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已下
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
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
衡陽郡記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才能寔包
經國之略豈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變用兄成主則兄弟之義
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宗悅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
取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鵠炙以速尤乾餱以愆斯相類

矣登之因禍而福何伏無常仲文賄而為災乃狗財之過也顧琛

吳郡徵兆於初筮觀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莅政所在稱美
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

卒者矣于時昭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朝也

江表之 子諡 曾孫敬 玄孫清 五世孫 六世孫 弟 子

江表之 子諡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允 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
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
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
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
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

及古別 張

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列士之高亦莫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感，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暨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蒲勿佳。

善典不可有闕，自吾已下，不忘其親耳。孔子云：

子武名讚并

卒皆矣

子武名讚并

三升一爵，無非禮。亦之古人未為長壽，其數命百階，亦故。

吳潘端兆，於味並貴之，書白之，悉良於暮年，憲之昔，如也。

南史卷三十六

西川地鳳崗氏周南甫

列傳第二十六

羊欣

羊玄保

沈演之

江夷

江秉之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

子戎 兄子希

祖勁 兄孫顛 演之從子憲 憲孫浚

子湛 曾孫敷 玄孫倩 祿 五世孫紆 六世孫撫 夷弟子智深

子謐

及古開 張

優遊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請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爲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更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卽板欣補右軍。劉蕃司馬。後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竝不就。文帝重以爲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爲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竝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徽。字敬猷。時譽多欣。位河南太守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初爲宋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門侍郎。善弈。棊品第三。文帝亦好弈。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

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為苦。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官。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以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眾竝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劭為解。孝武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

雙聲

褚胤

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常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某。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殫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既善。某。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弈碁之妙。超古冠今。魏準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嵐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

如茲斯寔害人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
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賊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
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地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
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
澤先恒燠爨養種竹木雜果爲林苑及陂湖江海魚梁鱮鯿場恒
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第三第四品
二項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項第七第八品一項五十畝第九品
及百姓一項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
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
計賊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
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
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
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密
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卽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
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
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
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
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卽日便徒跣出
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
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克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
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爲燕將慕容恪所陷不屈見殺贈東
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
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

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沈氏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蕃。誅劉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曄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爲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曄伏誅。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臥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黃門侍郎。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閤。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給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長史。爲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顥。

顥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顥不至其門。勃就之。顥送迎不越閭。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顥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顥。亦退素。以家貧。仕爲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

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竝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
玉山崩顛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
相次黜辱覲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
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苕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
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爲武康令以顛
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
善別賢惲大慙卽表停之卒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憲字彥璋演之從祖弟子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僕之
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基謂曰卿廣
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爲方圓可
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竝更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
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爲兩縣

武帝啟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
著孔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爲晉安王後軍
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兗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
守如故永平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賊私百萬爲有司所奏賜死
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爲良吏憲同郡丘
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彥回歎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
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憲孫浚字叔源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竝有能
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竝至景表
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軟景知城
內疾疫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內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
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曰卽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

立效求停。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敕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耻，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嶷立義，後得殺之。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歆，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宋武帝板爲鎮軍行參軍，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位吏部尚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吳臨哭盡禮，以兄疾去官。後爲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斂，蔬奠，務存儉約。子湛。

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碁，鼓琴，兼明算術。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娶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爲不可。唯湛贊成之。及

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昏上
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竝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
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
推排之始於傾倒劭後宴集未嘗命湛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娉湛
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殺湛直上省聞
叫乃匿傍小屋劭遣求之舍吏紿云不在此兵卽殺舍吏乃得見
湛湛據窓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恚怒慙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
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孝武卽位追贈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恚位著作佐郎恚子敷
敷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
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
尉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敷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敷與宴
質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敷庶祖母王氏老疾敷視膳嘗藥七十餘
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待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
秀之女大義不終褚彥回爲衛軍重敷爲人先通意引爲長史隨
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
吏部郎高帝卽位敷以祖母久疾故求自解初宋明帝敕敷出繼
其叔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啟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
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旣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
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人傍無蕃屬敷宜還本若不
欲江孫絕後可以敷小兒繼恣爲孫尚書參議謂聞世立後禮無
其文荀顛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敷
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
門客通贓利武帝遣使檢覆敷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

王儉從容啟上曰江敷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承明
 中為竟陵王司馬敷好文辭圍碁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中歷
 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
 王晏啟武帝曰江敷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
 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
 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敷常啟吾為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
 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
 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
 至此為兒昏得荷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
 帝曰由江敷謝瀟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
 坐定敷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
 夫以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敷風格不為權倖降章隆昌元年為侍
 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敷至雲龍門方知廢立
 散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秘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
 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禧啟遵敷命不受詔嘉
 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禧
 禧字彥標幼聰警讀書過口便誦選為國子生舉高第起家秘書
 郎累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明帝敕遣齋仗二
 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史梁武帝起兵遣寧朔將軍劉
 諫之為郡禧拒之及建鄴平禧坐禁錮俄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
 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禧及王規
 與抗禮不為之屈勉因禧門客翟景為子繇求昏於禧女不荅景
 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勉又為子求禧弟葺及王泰女
 二人並拒之葺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

江左漫

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胃所悅。故勉斥泰為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武帝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蒨弟曇，字彥德，少學法，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色俊發。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焉。廬陵威王續代為荊州，留為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荅書乃致恨。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廷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為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井絜，擢

子絜

捨

絜字含絜，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蒨患眼，絜侍疾，將暮，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絜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啓也。」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徐州，召為迎主簿。絜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絜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乃卒。子總。

修心賦

摠字摠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吳平侯蕭勵。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仕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摠預同此作。帝覽摠詩。深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竝高才碩學。摠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遴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摠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摠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既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豔詩。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輕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為自序云。太建之時。權移群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跡之乖。有文集三十卷。長子溢。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為秦王文學。卒。

江智深。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竝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誕後軍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

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群臣五三人遊集智深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爲慙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群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已登動愧慙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群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

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上寵

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群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群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后筠之女也廢帝卽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深兄子槩早孤智深養之如子槩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適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竝幼撫育姻婭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人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修理而未

文釋。

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
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
田。秉之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
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遂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
位司徒記室參軍。秉之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子
徽。以黨與見誅。子謐。

謐。字令和。父徽。遇禍。謐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爲于湖令。
治濟稱職。宋明帝爲兖州。謐傾身奉事。爲帝所待。卽位。以爲驃騎
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謐再遷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
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并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
服大功。左丞孫夔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
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孺。禮官違越經典。
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謐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謐又奏。
夔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咎。夔又結免贖論。詔可。
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
道。又與謐情款。隨謐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道裂三衣食之。
盡而死。爲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帝領南兖州。謐爲鎮
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遊擊將軍。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
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
後。物情尚懷疑貳。謐獨竭誠歸事。齊高帝昇明元年。爲黃門侍郎。
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謐所建也。事寧。遷吏部
郎。齊建元元年。位侍中。旣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謐爲長史。
封永新縣伯。三年。爲左戶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王帥。悉以委
謐。尋敕。遷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

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帝崩謚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卽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疑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謚爲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碁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罍盛藥燻之子介建武中爲吳令政亦深苛人門榜死人髑髏爲謚首介棄官而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奕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摠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爲敗然則士之成

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蹤古烈令和窺覘成性終取躓於險塗宜矣

十七年十二月廿四日夜了

列傳第二十七
南史卷三十七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

南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沈慶之

孫昭畧

子文季

弟文秀

從子攸之

敞之從孫僧昭

宗慤

從子夫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

西川忠鳳閣
氏閣定周時

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屨。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爲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武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竝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竝移都下。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尅此二戍。館穀弔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爲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

增

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碣磔，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碣磔慶之，以為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諸將竝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閩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曄，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眾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碣磔。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謹動群蠻，自淮汝間至江河，咸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竝遣軍受慶之節度。

五洲

元嗣自

三十年孝武出次

總統群帥慶之從巴

五洲諮受軍

畧會孝武典籤董

建鄴還陳元凶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詣

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竝易與耳今輔順

內明本
作宮

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峻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唇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眾。」帝曰：「峻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眾軍既集，假慶

之爲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竝勸卽大位不許賊劬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齋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尋出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愍齋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口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澗造攻道愍行樓上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微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荅云鹵簿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

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
 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開焉。廣闢田園之業。每指地
 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
 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
 十數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
 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七筋
 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普
 令群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罷事。輒恨眼不識字。
 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
 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
 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坐竝稱其辭意之美。孝武
 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竝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
 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暫常乘
 猪鼻無憶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
 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
 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
 竝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請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
 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
 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時濟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
 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
 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
 對為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
 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視諸沈為劫首者數十人。士悉患之。慶之
 詭為置酒大會。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廢帝狂悖。無

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大尉及襄陽王昶反。慶之從帝渡江。摠統衆軍。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日。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贈賻甚厚。遣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卽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群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善。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略。昭略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昇明末。爲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爲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爲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冰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

之。日。帝怒。容致善。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昭明弟昭略。昭略字茂隆。性狂儁。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攜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昇明末。爲相國西曹掾。齊高帝賞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爲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吳興僕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爲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冰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

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爲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徐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荅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荅之邪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爲又絕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以寬雅正直見知尤善塞及彈碁在宋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爲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褚彥回求幹事人爲上佐彥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矢土不識粉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達沈文季當

今將略。是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啟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彥回。並善琵琶。酒闌。彥回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彥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雋宣旨。文季陳讓稱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雋還。具言之。延興元年。以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建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為憂。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時事。文季輒引以佗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荅。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於華林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憲公。文秀字仲遠。慶之弟子也。父邵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宋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因此眾力。圖之。慶之不從。及行。慶之果見殺。又遣直閣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

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竝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
召之便歸命請罪卽安本任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
道固亦據歷城同反文秀遣信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至而
文秀已受朝命文秀善於撫御被魏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爲魏所
尅終于北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宋衡陽王義季征西長
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
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
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爲齊相今
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
巴口建義授南中郎府板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
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時都

又
下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
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瓌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
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
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
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
與宋越譚金等竝爲廢帝所寵誅戮群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
東興縣侯明帝卽位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
會四方反叛南賊巴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
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爲駱
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
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
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失夫人情攸之內撫將士

外諧群帥眾竝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竝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揔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各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旣出，諸軍主竝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食盡，南賊師一作大帥劉胡屯濃湖，以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師一作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杙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杙，大得囊米，尋剋赭圻，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顛復率大眾來入鵲尾，相持旣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顛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顛亦奔走，賴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爲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竝在外蕃，同預顧命，會巴西人李承

明反蜀土搔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徵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言沈丞相送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檢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徵二年休範舉兵襲都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號征西大將

徵

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時有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攸之馬鞍怒索刃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高帝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韞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旣殞順帝卽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刻斷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克生尚未

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鱣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爲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狍薦食。旣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郢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沈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荅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懽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貞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錄其母去。泰貞旣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是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郢荆三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齊末明中卒於光祿大夫。

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齊末明中卒於光祿大夫

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亡。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又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

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廢帝之殞。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也。事敗。責之。荅曰。士爲知己。豈爲君輩所識。遂伏誅。攸之景和中。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竝養之。宮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爲義興公主後。僧昭另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太山錄

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爲幽司所使實爲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一存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殲僧昭位廷尉卿太清三年卒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少問其所志慤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竝以文義爲業少文旣高尚諸子群從皆愛好墳典而慤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入直而泰潛來就綺妾慤知之入殺牛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

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武伐逆。以愨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孝武卽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愨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愨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愨長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愨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愨聳躍數十。左右顧眄。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愨助我。及愨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愨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躡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卽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愨從子夫。字明揚。祖少文。名列隱逸傳。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夫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爲驃騎行參軍。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竝見圖畫。夫亦預焉。齊鬱林之爲南郡王。居西州。使夫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敕夫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爲皇太孫。夫仍管書記。太孫卽位。多失德。夫頗自疎。得爲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夫與傅昭。以清正免。齊明帝以爲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爲荊州刺史。引爲別駕。梁武帝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唯夫與同郡樂藹。劉坦。爲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監五年卒。子曜卿。

論曰。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見推。其戡難定功。蓋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竝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薨。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夫蹈履清正。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南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柳元景元景弟子世隆 世隆子悛 悛弟暉 暉子偃 偃子昉 暉弟愷 愷弟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悛。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有器質。荊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罔罔。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群蠻大為怨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世隆子悛 悛弟暉 暉子偃 偃子昉 暉弟愷 愷弟

官

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軍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三秦冠族宋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為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頊軍弘農。法起堆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元景率眾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眾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安都、方平各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眾軍並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眾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眾無不披靡。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祖，并上驢馬，以為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

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退。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狐關度白楊嶺，出于長州，安都斷後，宋越副之。恣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李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遷再出，比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容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

衆大潰，劬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劬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卽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孝武，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仗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荆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後，以爲領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臧質、義宣並反，王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

南史三十八
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都下兵悉至。由是尅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巴東郡公。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都下。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劔二十人。固辭班劔。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之。曰。人生免饒寒。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

公憶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軍。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廷。要多事產業。惟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氣守園人。孝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飲。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憂人。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軍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壯士數千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

容色恬然。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至是並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珍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暮，並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晉安王子勛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為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父叔宗，字雙麟，位建威參軍事，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眾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

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為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元景為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太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為孔道存所敗，眾敗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聞，並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聞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以免。後為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為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齊武帝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齊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眾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懷珍

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
 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
 自代。轉為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
 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
 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
 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
 坐胡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
 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眾
 皆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為變。雖留攻城。不可卒
 拔。卿為其內。我為其外。乃無憂耳。至是。武帝遣軍主桓敬。陳胤。叔
 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
 元直。潛使人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
 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羗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
 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一
 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納之。攸
 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世
 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為侍中。仍遷尚書右
 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為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齊高帝踐祚。
 起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為公。上手詔。司徒褚彥回甚傷美
 之。彥回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一理
 同極。加榮增寵。足以敦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
 獵。啓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
 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
 曰。末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

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
嘗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軍王儉脩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
曰將軍雖存弘眷如王與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
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
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
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所
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
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為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略討平
之在州立邸與生為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不問復入為尚書
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
琴世稱柳公雙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
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

人品可

左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班劍二十
人謚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
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
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惔
惔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
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為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
為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
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預齊
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謂豫章王辯曰惔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
道麗後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
惔知將為禍稱疾還都及難作以免累遷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
績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梁武帝起兵惔舉漢中以應

梁武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
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
邪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斃帝因勸之酒惔時未卒爵
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為
詩貽惔曰爾是冠群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元瑜違命嶺
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子何如惔曰罰不及嗣
賞延于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
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惔度量寬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
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
而為惔妻賞敬稷每詣惔必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恒因稷請
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留目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
辭義子昭位中書郎襲爵曲江侯

得字依
明本補

述
先頌

惔弟惔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隣居深見之
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
傳戴安道法惔從之學惔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
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歎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
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惔
惔彈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
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為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頌
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
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梁武帝至建鄴惔候謁
石頭以為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
大之義帝從之徙為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僕射
沈約等共定新律惔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為

去行里餘。愷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憇此客。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當時服其善斷。歷位給事、黃門侍郎，與瑯邪王峻、齊名，俱爲中庶子。時人號爲方王。後爲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州，復請愷。帝曰：柳愷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爲少王臣。王所請數四，不得已，以爲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廉恪爲政，益部懷之。愷弟忱。

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闔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仕齊，爲西中郎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荊州襲梁武帝于雍州。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武帝。穎胄從之，以忱爲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鄆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謂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

見機。及梁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秘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悛、第三兄憚、第四兄愷及忱。三兩年間，四人迭爲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父叔珍，義陽內史。慶遠仕齊，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杞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退，百姓服之。後爲襄陽令。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暉求州綱紀。暉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爲別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霸者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爲侍中。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火，衆並驚懼。武帝時居

官中悉歛諸門簷間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
府建爲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改封雲杜侯
出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
憂矣始武帝爲雍州慶遠爲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
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爲逾於魏
詠之累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爲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
厲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武
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
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吾門族至是
慶遠亦繼世隆焉

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
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襲封雲杜侯
侯景圍城旣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
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年城陷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
長八尺眉目疎朗初簡文帝爲雍州刺史津爲長史及簡文入居
儲宮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
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
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黃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
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
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
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
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被練馳之騎能
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
交戰各不相知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再斫

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復言戰神情傲很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怨隙遂成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汗辱妃主父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汝爲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景嘗登朱雀樓與之語遺以金環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處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官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

有斯迹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隋書卷八

十萬石以饋軍。至姑熟。聞臺城陷。乃沈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旣而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並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譽、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強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暹。暹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爲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爲安陸太守。置卒於安陸。而以輕兵師于滌頭。將侵襄陽。岳陽王譽告急于魏。魏遣大將楊恂援之。仲禮與戰于滌頭。大敗。并弟子禮沒于魏。魏相安定公。

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仲禮弟敬禮，少以勇烈聞。麤暴無行檢，恒略賣人，為百姓所苦。故襄陽有柳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名。臺城陷，與兄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質，以為護軍將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殆人望也。諸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

南史卷二十九

魏川中圖
氏閣圖

列傳第二十九

殷孝祖 族子琰

劉勔 子俊 孫孺 覽 遵 俊弟子苞 俊弟繪 繪子孝綽 繪弟瑱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宦，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武外甥司徒參軍穎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浹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群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切弱，競懷希幸，身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

諸葛亮
神鎧筒

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
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
衆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
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鎗射之不能入上悉
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
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
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
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
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琰字敬瑛孝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爲
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將前廢帝末光元年累遷黃門
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

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荊州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
爲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
以自立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之築長
圍創攻道於東西角并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
塞塹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劭
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
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
爲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彥回
並相與友善

劉劭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頴之位並郡守劭少有
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爲廣州增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大明
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

勳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
撫軍參軍入直閣先是費沈伐陳擅不尅乃除勳龍驤將軍西江
督護鬱林太守勳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
甚悅前廢帝卽位爲屯騎校尉又入直閣明帝卽位江州刺史晉
安王子勛爲逆四方響應勳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
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勳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
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未冬勳內攻外禦戰無不
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勳所自乘馬諸將
並忿廣之貪冒勸勳以法裁之勳權笑卽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
勳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來蘇還都拜太子右
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
常侍中領軍勳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栖息

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爲
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卽位兵加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
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勳解職勳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
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
加勳使持節鎮軍將軍置佐鉅扞石頭旣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
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勳勳戰敗死之
事平贈司空諡曰昭公子悛

悛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爲桂陽
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並爲宋明帝所親待由是
與武帝款好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爲臨讎改名悛焉
齊武帝嘗至悛宅晝卧覺悛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
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古江堤久廢

自數千
乃至萬
人也

抑

俊脩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俊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儻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儻出謁至是又謁俊明帝崩表求奔赴敕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俊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航戰死俊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頂復傷缺俊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齊高帝代勔為領軍素與勔善書譬俊殷勤柳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眾俊初免喪高帝召俊及弟暄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為廣州刺史襲爵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遇俊懽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齊受禪國除平西記室

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俊謂曰君昨直邪俊曰僕作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答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俊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為立碑記俊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甌山銅罍罇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披俊菟皮裘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

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倏起拜謝。累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值矣。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宴駕。事寢。永明八年。倓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倓仍

代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俊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領資貢獻家無遺儲在蜀作金浴釜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憂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尉馬都尉俊立朝見恩遇高帝為鄱陽王鏘納俊妹為妃明帝又為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為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俊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俊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黃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懷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

子孺字季幼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為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書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為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人所稱入為侍中後復為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常再暮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一作嘔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犬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興內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為左丞。卒。官覽弟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潘及在東宮。以舊恩徧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

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實其人。乃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悛弟子也。父愷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悛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歔。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叔父繪常歎伏之。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筐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

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並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繪字士章俊弟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為不亡也及豫章王疑鎮江陵繪為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琅邪王綱為功曹以吏能自進疑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撰脩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奏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為

清綺而繪音采不瞻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疑欲求葬之召繪為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疑歎曰彌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救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隆昌中兄俊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安睦王寶暉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寶暉妃俊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暉以為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為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為雍州刺史固讓不就眾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殺城內遣繪及國

子博士范雲等齋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
子孝綽

孝綽字孝綽本名舟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
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
阿士阿士卽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
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
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
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梁
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
我懷秋作詎慰耄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
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後遷兼尚書水部郎
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卽真武

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
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武
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爲
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
郡陸倕琅琊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
孝綽太子文章群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
尉卿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
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
去又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喉鄙其文洽
深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攜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
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攜小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
其惡改妹字爲姝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蕃皆在荆雍乃與書論

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別本封至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為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為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為秘書監。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謔。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

七十人。竝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一適琅琊王叔英。一適吳郡張暉。一適東海徐悱。竝有才學。悱妻文允。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為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孝綽字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及王為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為陽羨令。甚有稱績。

後爲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爲臨海太守。時政網疎濶。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豫州內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爲尚書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爲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爲黃門郎。遷侍中。

瑱字士溫。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所稱。時有榮陽毛惠遠。善書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瑱妹與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癩疾。醫所不療。有陵郡殷雋。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雋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其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卽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卽以此畫焚之。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論曰。當太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立。孝祖

爲

一作

翫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勳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已之節。赴陷為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葺為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昭和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了此美也明日以後處分雜事故以迎年

榮恩于惠。義美。海。與。每。西。人。並。為。當。世。第一。與。與。夜。潘。期。辭。字。士。監。餘。美。少。少。有。子。業。文。業。業。精。共。青。並。為。當。世。所。佩。佩。亦。刺。口。其。娘。示。帝。以。為。黃。門。頭。墨。許。中。

蘇。至。交。劉。卒。漢。十。快。表。夫。以。短。刻。王。主。戰。與。只。奉。親。財。劉。孫。軍。出。美。六。中。選。中。無。子。兼。並。事。舍。人。又。對。景。景。屬。劉。后。以。陳。文。附。中。中。舍。人。無。子。率。更。令。其。率。營。時。大。同。中。白。道。集。東。宮。奉。親。士。附。此。

